

二十五史随笔

南朝五史随笔

南朝五史随笔

杨自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五史隨筆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二十五史随笔

# 烟雨楼台

南朝五史随笔

杨自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 者** 杨自强  
**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

**责任编辑** 操剑锋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封面题字** 池长尧

---

## 烟雨楼台·南朝五史随笔

---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8000

**印 张** 8.5

**插 页** 2

**印 数** 00001—10500

**版 次**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077-X/I·991

**定 价** 1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1 开国皇帝的流氓作风
- 7 可悲的废帝
- 12 驸马难做
- 16 牛角尖里的军师
- 21 王弘的“亢龙有悔”
- 24 不是长城是杆枪
- 28 傅亮的揣摩术
- 31 明智的“不问”
- 36 信任的力量
- 40 美丽的烂疮
- 45 小白脸的黄金时代
- 50 谢灵运官运不灵
- 55 千万别把我当人
- 58 无招胜有招
- 63 皇帝的妒忌
- 68 耕当问奴 织当访婢
- 72 卿本佳人 无奈作贼
- 77 沈庆之老虎扮猫
- 82 为人称道的“懒散”

## 目 录

- 88 “谣言”的变迁  
93 受冷落的硬汉  
97 躲起来的官僚  
102 牢骚文人陶渊明  
107 良吏的做作  
112 想起了韦小宝  
118 人才的误会  
124 迂回的公正  
129 羊毛出在狗身上  
135 制造敌人  
139 难得糊涂  
144 破罐子破摔  
149 弱者的心态  
154 雅得俗  
159 不怕风闪了舌头  
164 丫头当了小姐的家  
168 说起此马来头大  
173 马屁职业选手  
180 倒满了，如何装？



## 目 录

- 185 无可无不可  
192 不失礼是以无礼  
197 个个都是“三脚猫”  
202 好人未必好皇帝  
207 “为臣之节”  
211 官帽误身的沈约  
216 神童何其多  
221 一记马屁亡了国  
226 拒礼的风度  
229 “山中宰相”  
233 自作孽 不可活  
239 有容乃大  
244 生活在别处  
249 为将之本  
253 文如其人的徐陵  
258 独木难支厦将倾
- 263 后记

## 开国皇帝的流氓作风

说到流氓，一般总把它同“无赖”、“地痞”、“光棍”等词联系在一起。倘把富有天下、至高无上、号称上天之子的皇帝称为流氓，恐怕会以为是在乱话三千了。但事实上，历史上有流氓习气的皇帝还真不少，宋武帝刘裕即是一个。

刘裕说得上是雄才大略，他平定了桓玄之乱，镇压了孙恩、卢循起义，两次北伐，灭掉南燕，收复蜀地，克复关中，建立了赫赫功勋，宋时的版图是南朝中最大的。然而，在其行事中，总流露出一股强横的甚至赖皮的流氓之气。

刘裕是个破落户子弟，少年时伐获于新洲。一次与刁逵赌博，输了三万钱，又不肯还赌债，被刁逵缚在马桩上。赌钱，而且赌品还不好，这在地痞混混是常有的事。即使是在发迹后，刘裕也未能忘情于赌博。一次他与刘毅豪赌，桌上的钱堆得连人都看不见了，刘毅呼刘裕一掷定胜



负。《宋书·郑鲜之传》有段很传神的描写：“（刘毅）先掷得雉，高祖（刘裕）甚不悦，良久乃答之。四座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见人家掷了好点子就很不高兴，捏着个骰子玩弄半天，颇有作弊之嫌，果然一掷而胜。刘毅“意色大恶”，刘裕的脸色如何，书上没说，想来是得意洋洋吧。可见刘裕尽管日理万机，赌博的功夫倒是一点也没搁下。不过与部下在赌场上争风头，不像个大将军，却是个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了。

一般说来，统帅几十万大军出征的将军，多少总有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度，可刘裕就不是这样。大概从小跟人好勇斗狠惯了，他当了将军后仍是不上场搏杀就不过瘾。《宋书·武帝纪》说他“常披坚执锐，为士率先，每伐辄摧锋陷阵”，当不是虚语。晋安帝隆安五年，刘裕率军与孙恩大战，以寡敌众，就多设伏兵，每处伏兵仅数人，却多置旗鼓大摆“空城计”。孙恩有数万大军，刘裕自然不敌，只得且战且退。身边的人几乎死伤殆尽，他眼见难逃，就令左右从死人身上脱下血衣穿上，停下来大呼酣斗。孙恩兵见他如此嚣张，倒真给蒙住了，以为藏有伏兵，就退走了。刘裕如此不顾死活，真有点“光棍吃饭靠拼命”的味道。

刘裕当然不是一味的好勇斗狠，必要时他也会耍些两面三刀的手段，尽管不上台面，但如韦小宝的撒石灰、下蒙汗药、隔壁捅刀子一样，很有实际功效。桓玄想称帝，派从兄桓谦要刘裕表态。刘裕此时羽翼未丰，就说，桓玄

功德盖世，众望所归，承运禅代，有何不可。喜得桓谦当下说，你说可以，那就真是可以了。桓玄枉为一世英雄，也被刘裕下了药，以为他真心拥戴。当有人看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而劝桓玄趁早除去时，桓玄说：我要荡平中原，正需要刘裕为我干大事呢。他没看出刘裕是只披着羊皮的老虎，最后败在刘裕手下，实在一点也不冤枉。类似的招数，刘裕也用在最早追随他开创事业的诸葛长民身上。刘裕同所有的开国皇帝一样，成功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杀功臣。先杀了有雄才大略、“朝士素望者多归之”的刘毅，同样是刘裕老战友的诸葛长民坐不住了，对亲信说：去年杀了彭越，今年就该杀韩信了。刘裕杀诸葛长民前，先把他叫到密室，赶走闲人，与诸葛长民款款密语，“凡平生与长民所不尽者，皆与及之”。诸葛长民正为刘裕信任自己而高兴呢，力士丁旼从帐后出来，把诸葛长民一把拉下，当场打死。明明要杀老朋友，临动手前还来个亲切会见，刘裕的虚伪也真算到家了。

作为皇帝，刘裕的俭朴一向为史家所津津乐道，他“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刘裕之俭朴自是事实，但有时则不免有点矫情。最为人称道的一则故事说：他在做太尉时，宁州献上一个琥珀枕，很是漂亮希罕。当时刘裕将要北伐，听说琥珀这东西可以疗伤，就把这琥珀枕打碎了分送诸将。其实，这与其说是俭朴，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一个琥珀枕头，就算能疗伤，又能疗得几人？再说帐下诸将受伤的机会也不多，真要俭朴，大可

把这一珍贵文物捐给博物馆展览。刘裕这一招，就像刘备当着赵云摔阿斗一样，是收买人心。

可以说，刘裕能从北府兵的一个下级军官崛起于乱世，最后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这种流氓泼皮的本领帮了他不少的忙，他在和刘毅、谢混等士族势力的较量中获胜，靠的正是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作风。

其实，掰掰指头数数，中国历史上的流氓皇帝还真不少。汉高祖刘邦，当曾是结义兄弟的项羽要烹杀他的父亲时，竟说：没关系，咱们是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杀了你的父亲，请分我一杯羹。活脱脱一副无赖的腔调，说不定刘裕的脾气就是从这位祖宗那里遗传来的。在元杂剧《高祖还乡》中，这个人称“刘三”的皇帝“换田契强秤了麻三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做亭长耽几杯酒”，这种地痞模样，不敢说是史实，但总有几分影子吧。明太祖朱元璋做和尚时，偷鸡摸狗不守寺规，做了皇帝，还动不动把上书的大臣当廷脱了裤子打屁股，可有点天子的气派？他写的诗也是“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一类的打油诗，说这位脸盘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汉有几分流氓作风，不算过分吧。其他像残暴的秦始皇、纨绔子弟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圣旨中说“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外，着狗吃了”的明成祖朱棣，都是这么一个脾气。即使是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在玄武门事变中杀兄李建成、弟李元吉，一点都不手软。《三国演义》中有首写曹操的诗云：“临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

安有斯人不做贼，小不为霸大不王。”说凡称王称霸者都得做“贼”，这自然夸张了些，但行仁义而亡国（典型如坚决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要流氓成霸业的例证却实在不少。历史就是这样残酷而真实。《孙子兵法》中将“廉洁”、“爱民”与“怯懦”、“急怒”、“好斗无谋”同列为将帅用兵的五大危险，初听之下简直不可思议，细思之却不得不认同其中的道理。清曾静在《知新录》中说：“在位（指皇帝）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之英雄，甚至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算是替历代皇帝作了个总结。

开国打江山的皇帝，为何或多或少都有点流氓气？其实这不难理解。他们大都出身低贱，如刘裕砍过柴、种过地、捕过鱼，做了皇帝还自称“田舍公”，在士族寒族壁垒森严的东晋，要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是不可能的。只有捞偏门，在依靠自身本领、机遇的同时，强悍、奸诈、卑鄙、不择手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由于出身下层，圣贤之书读得不多，他们从小接受的便是“胜者为王”、“拳头大的便是哥哥”的游戏规则。这样，当他们在权力斗争中施诡计、耍无赖、装孙子、捅刀子、杀朋友时，一点也没有心理障碍，反而觉得事情本来就该如此。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的权力斗争中，完全可说是“知识越多越窝囊”。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只要会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就可以了，照样于马上得天下。而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们，只能做他们的幕僚、清客甚至帮闲。相反地，偶尔有几个饱读诗书

---

的皇帝，别说是打江山，好好一座江山交给他，也未必守得住。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明建文帝，他们的文学艺术水平足以傲视当世，却一个个做了亡国之君。鲁迅说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试想，在性命相搏“相斫”时，一个是强悍狡诈、流氓无赖，一个是子曰诗云、风花雪月，哪个赢？

## 可悲的废帝

据说，李鸿章曾说过，做官是最简单的事，一个人要是连官也不会做，那真是太笨了。如果这话还算有点道理的话，那么，皇帝不会做——皇帝该是最大的官了吧——就是笨中之笨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皇帝号称天子，受命于天，至高无上，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够威风的了。就算不想干了，像明万历皇帝那样亲政三十八年，有二十五年躺在烟榻上抽大烟，不也照样做皇帝。可见，一旦做了皇帝而给臣下废了，实在是窝囊之极——再不济，还有“禅让”这一说呢，同是下台，面子上总好看些。

南朝政局动乱多，更迭快，废帝也多了，仅刘宋一朝，前后不过六十年，就有个前废帝，一个后废帝，还有一个少帝，也是给废了的。萧齐二十三年，也出了三个废帝。废帝之多创下了纪录。

看看这些废帝的作为，也确实太不像话，废了，一点也不冤枉。刘裕的长子刘义符，史称少帝，他继承了乃父

刘裕“有膂力，善骑射”的躯壳，却一点也没有继承刘裕的英雄本色，成了一个不知轻重的大玩家。刘裕死后治丧期间，他满不在乎，照样喝酒听戏，其乐融融，还和嫔妃们在后宫寻欢作乐。懿后死的时候，他也“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扑掌笑谑”，没事一般。甚至当徐羨之、傅亮阴谋废帝，谢晦、檀道济领兵来抓他，他还是莫知莫觉，在华林园与左右做开店买卖的游戏，自己亲自站柜台，然后又与侍者在地上挖出一条沟，做航船的游戏，玩得兴高采烈。这个爱玩的皇帝，连最后的死也有些好玩，他不是死于刀剑之下，而是被一根门闩打死的。

前废帝刘子业比少帝更为荒唐，其所作所为，令人觉得他故意要糟蹋“皇帝”这个称号。他看上了新蔡公主，就对外假传新蔡公主死了，把她改名为谢贵嫔纳入后宫。要知道，这新蔡公主是他的姑母。更有甚者，他还命叔伯、兄弟的妻子及自己的姐妹聚集在堂下，强迫左右下去侮辱她们。他还在华林园竹林堂命宫人裸体互相追逐，不从者立即杀死。刘子业有个姐姐叫山阴公主，对他说，你有六宫万人，我却只有驸马一人，太不公平了。刘子业就为她置了三十个面首。

刘子业大概也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皇帝，生怕别人夺去他的皇位，因而对兄弟、叔伯心狠手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先是杀了叔祖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把刘义恭的四肢砍去，内脏挖出，又挑去眼珠，和上蜜汁，称为“鬼目粽”。另将叔叔刘彧、刘休仁、刘休佑全部拘留起来，



把刘彧裸体关在泥坑里，用木槽盛饭拌了杂食给他吃，当作了一头猪。他的弟弟刘子勉才十岁，因为同文帝、孝武帝一样都是排行第三，刘子业怕他日后篡位，就杀了他。即使是对亲生母亲，刘子业也毫不买账。他母亲病重的时候，遣人把刘子业叫来，刘子业不肯，说病人身边有鬼，怎么可以去呢。气得太后对待者说，拿把刀来，把我的肚子剖开看看，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

大概是人杀得多了，刘子业很怕鬼。一日，听巫师说华林园竹林堂有鬼，他就亲自去“射鬼”。结果鬼没射着，反被明帝刘彧买通左右给砍死了，成了刀下之鬼。

后废帝刘昱倒不像刘子业那样残暴，而是喜欢恶作剧。这时国家凋敝，他就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他像个纨绔子弟一样喜好声色犬马，常常单骑独行，流连于色情场所，通宵不归。平日带了一帮随从，手里拿着利刃，见东西就砍，见人就打。一次，他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有人对之皱了皱眉，他就令此人袒露肩膀立正，用矛刺穿他的肩胛。更荒唐的是，他的生母陈太妃乃是明帝从民间纳入的，传说刘昱是陈太妃与其前夫李道儿所生，刘昱对此不但不忌讳，反而自称“李将军”，简直是有点变态了。与刘义符、刘子业被人追杀不同，刘昱是在醉熟无所知的状态下被人取了首级，倒也没什么痛苦。

刘义符、刘子业、刘昱分别死于十九、十七、十五岁，假如他们不做皇帝，自然不可能这么早就死于非命。事实上，他们的有些作为，作为皇帝是“罪状”，倘是常人，则

大可一笑了之。刘义符喜欢搞建筑，“穿池作观，朝成暮毁”，建好了，又拆掉重来，可见是乐此不疲、精益求精。刘子业喜欢读书，对历史很有兴趣，创作的《世祖谏》等文章，文采斐然。刘昱则更是一块能工巧匠的料，“凡诸鄙事，过目则能”，打制金银器皿，剪裁衣服，无不精绝。这三位废帝，如果不是不幸做了皇帝，说不定就成了有名的建筑师、文学家、服装设计师，但皇帝这个位置把他们的天分全扼杀了。事实上，三位废帝的兴趣也不在处理政事上，少年刘义符“好皂隶之役，悦厮养之事”，做皇帝，这是过失，倘是平头老百姓，则分明是个有事业心、肯钻研技术的好青年。

自然，这几个废帝也有许多荒淫行径，而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了皇帝这张龙椅。他们做皇帝时不过十来岁，一个乳臭未干、玩心正重的少年，懂得什么国家大事，只知道手中的权力大得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就像一个手里拿着利剑而没人管教的顽童一样，有事没事就喜欢乱砍乱斫。于是，宗室、大臣们就成了倒霉的出气筒，国家也给搅得不成样子。《宋书·后废帝纪》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说刘昱做太子时，内惧太后，外惮大臣，于是缩手缩脚。一朝做了皇帝，天下就我最大，于是“变态转兴，内外稍无以制”，把以前所受的压抑，变本加厉的发泄出来，成了一个变态的狂人。南齐鬱林王萧昭业，少时其父文惠太子“禁其起居，节其用度”，管得严严实实。他忍不住向豫章王妃说：“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